

书单 新年第一读,让我们从回看开始

书单的力量

本报记者 方涛

2024年第一周,很多人会在此时回望过去,筹谋将来。而我们编辑部的回首与展望,往往离不开阅读。

因而,新年的第一期人文读本,必定要问一句:去年你读了多少本书?

翻翻2023年的12张“春风书单”,我们以月为期,推荐了近200本好书,正如读者之一、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申霞艳感叹,在现代生活中拥有一张“春风书单”,按图索骥拓展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一种幸福。

书单背后,是我们坚持了12个年头的春风悦读。早期的书单,有些零散,有些随性,这些年渐成篇章,不变的是持之以恒的阅读、推荐,和评论家优中选优的讨论、点评。这张书单暗含的是文学森林的成长和文化气候的导向。

譬如,今年火爆的剧集《繁花》,10年前原著刚面世,就出现在我们的书单里,它曾拿下第二届春风悦读榜的白金图书奖,我们一路陪伴,直至十年后它又一次刷屏;

譬如,今天,钟求是、罗伟章想与你说说他们的最新作品,这是中年作家厚积薄发的创造力,那些你在“春风书单”里认识的一个个年轻的名字,或许在不远的未来,就会出现于鲁奖、茅奖的舞台上;

再譬如,钱报读书会昨天以索南才让和吴铮强两位作家的分享,开启2024年的读者见面,这是书单从线上走到线下,阅读进入生活的具象化。

2023年是文化喷涌的一年,繁荣背后,是一本本新书,一位位作家,一个个出版人……构建起了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

正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评论家何平所言,“春风书单”是一张开放和包容的书单,合起来就是一卷中国文学地图。

青年作家爆发之年

对于钟情小说的读者而言,每年发现几个风格各异的新人,属于阅读的意外之喜。2023年这种惊喜来得尤为频繁:焦典《孔雀菩提》、叶昕彤《最小的海》、大头马《国王的游戏》、杨知寒《黄昏后》、三三《晚春》、薛超伟《隐语》、郑在欢《春秋雪》《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周于旻《招摇过海》、宥予《撞空》、王苏辛《再见,星群》、甬跃辉《嚼铁屑》……

何平与《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评论家黄德海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2023年青年作家的集体亮相。

黄德海认为,“2023春风书单”里年轻作家占比之高,或许正说明这些年来,新人作者的不断涌现,也从侧面体现了“春风书单”的锐气和青春。

“今年是90后小说家的爆发年。春风书单的虚构作品中,90后的小说集占到近3成。”何平对青年作家的关注从国内延伸到了国际。他发现,在国内青年作家日益活跃的同时,海外青年华语写作似乎进入了衰退期,只有张惠雯一直保持着创作活力和稳定水准。

相较于中短篇小说集的百花齐放,不少读者可能都已发现,2023年长篇小说的出版则显得不温不火。

《归海》《月下》《嚼铁屑》《平乐县志》《信天翁要发芽》《寻找香格里拉》等可数的几部长篇小说出现在“春风书单”里,尤其是60后的长篇,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几乎是孤独的存在。何平认为,单单把原因归结为今年是“茅奖年”,未必完全令人信服。

同时,何平还敏锐地发现,“春风书单”不局限于传统意义的精英文学,还不断跨越边界:范雨素的素人写作,八光分编辑的科幻小说集和天瑞说符的网络科幻小说都在书单中呈现。而彭剑斌和金特的小说集,尤其是后者《冷水坑》的入选,让他看到了“春风书单”对于少数和边缘的尊重。

非虚构的社会性

过去一年的“春风书单”里,非虚构作品在数量上依然保持着优势,占到近四成。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用娓娓道来的口吻,讲述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一个个体见证下的百年中国史;阿来在《西高地行记》中,用脚和笔丈量世界,像山一样思考;《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中,吴越记录下17位国内外文学写作者的声音与线条;《我在北京送快递》则让我们重新认识平凡人的精神追求。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评论家杨庆祥认为,当下性、客观性、问题性是非虚构的三条基本原则。从当下的现实出发,以客观的态度观察、调研并写作,发现具有通约性的社会问题。同时,能够将非虚构与人物传记、游记、报告文学、历史研究等文本区别开来。

杨庆祥在“春风书单”中看到了亮点:“《县

中的孩子》这个选题非常契合我对非虚构的定义。我期待在2024年的书单里出现更多这样的作品。”

女性和诗歌的回归

2023年,更多人认识了上野千鹤子。

“作为女性评论家,我当然关心性别,这不仅是因为女性的书写于我更易同理、共情,更由于我相信一切可以改变。”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申霞艳表示,女性主义是最近几个世纪一直在不断丰富、壮大的思想资源,并在引领我们的生活、情感和工作上起了重要的作用。看看上野千鹤子犀利、风趣而机智的言论(“春风书单”中有《上野千鹤子的私房谈话》《上等快乐》《身为女性的选择》等作品)真的会让人醍醐灌顶。

从“春风书单”的小说观察,女性已经可以与男性平分秋色,张惠雯、大头马、三三、杨知寒、周于旻、张怡微、王苏辛都是很有特色的作家。而张翎、颜歌同时用英文和中文创作,也走出了母语文化,进入世界多种文化的交融中。

“当春风书单的翻译类图书琳琅满目地呈现在眼前时,我们便想到歌德提到的‘世界文学’概念。当然,这并不与自然世界的版图吻合,英美国家的作品显然要占据半数。”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傅雷翻译奖组委会主席董强谈到,由于语言的优势,英美国家的翻译作品数量颇丰,庞大的基数也带来一些脱颖而出的作品。比如格蕾丝·佩雷,令人好奇的福克纳新版本,以及绕不开的马斯克,和“伟大不能被计划”之类的美式创新励志之语。

剩下的一半,则是“多样性”的天下了。意大利关于地中海以及“中国风”的阐述,再次显示这个文艺复兴圣地的文艺积淀;波兰的托卡尔丘克作为诺奖得主的余波尚在,她的想象世界确有其独特处;同样作为诺奖得主,艾尔诺挟完全不同的凌厉之风而至,《床,沙发,我的人生》所代表的“躺平”文学,带来的是妥妥的法国调子,译者还获得了傅雷翻译奖的新人奖……

董强感慨,“春风书单”所呈现的,正如来自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两位作者所说的,让我们在如沐春风的阅读氛围里,感到“与这个世界紧紧相连”。

2023年也是回归的一年,诗歌创作大放光彩。“春风书单”中,《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一个拣鲨鱼牙齿的男人》等诗集都有较高的关注度。

第五届江南诗歌奖、第五届草堂诗歌奖、第十四届“闻一多诗歌奖”等一系列奖项颁出,第八届武汉诗歌节上,100余位诗人、评论家、艺术家一同在汉口街头的卓尔书店再一次传递诗歌的魅力。

这一切似乎都在提醒我们,生活如诗,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从2024年1月开始,“春风书单”将继续升级迭代,与你的每一次阅读相伴。